

开栏的话

“慢慢走，欣赏啊！”
美学家朱光潜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文章。正如他所说，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
今天我们开设这个新的专栏——“艺境”，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战友们分享阅读诗歌、聆听音乐、欣赏绘画等过程中的知识与趣味，希望为战友们的业余生活增添一份来自艺术的诗意和美感。
——编者

诗是对生活的一种“聚焦”

■胡世宗

到崎岖的山路便会喘息，想到越过火光映照的河水便会激动，想到枪声和炮声便会嘶鸣着向前冲去……”
这种对生活的聚焦，当然与作者的生活经历、阅历以及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着联系。
如果我们面对一匹老马、一块化石或一只马蹄铁，也许想不到可以写一首诗，即使写出诗来也会是另外一种模样。
1980年冬，我随部队文工团远赴西沙慰问海军将士。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椰子树，我对它甚有好感。在海南和西沙的四十七个日日夜夜，我时不时就目不转睛地观察它，琢磨它，椰子树到底像什么？我想找到一个恰当的比喻。我寻找和琢磨的结果是，椰子树和芭蕉、棕榈都不一样，这种“聚焦”的结论：椰子树就是椰子树，太像别人就没了自己！
这首《椰子树像什么》的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的田华告诉我，她给青年演员讲课时，就引用了我的这首诗说：“一个好的演员，不要模仿别人，‘椰子树就是椰子树’，你就是你，太像别人就没了自己！”
我同船去西沙的曲艺演员叶景林跟我说，他曾处处模仿他的老师袁阔成，一招一式都要和自己的老师一模一样。读了这首诗，他感到了艺术独创的重要性。他说：“学老师是必要的，但也要闯出自己的风格来。”太像别人就没了自己，这是至理名言。
我非常喜爱日出的景象，曾专注地观察和欣赏过黄海日出、南海日出、泰山日出、庐山日出、长白山日出、漠河日出等壮丽情景。作为一个战士，一个军旅诗人，我最钟情和激动的，还是在边防线上迎接日出。
我曾经与军中文友、诗友到访过东北边防的防川哨所、马滴达哨所、小河西哨所，仅黑龙江抚远的“东方第一哨”——乌苏哨所我就去过数次。我永远难忘与守卫在边防线上的战友们一起上岗、一起巡逻的情形，特别是和他们一起登上高高的瞭望塔，在那瞭望塔上观看日出，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
在那样一个时刻，我的精神世界和持枪守卫在哨位上的战友们完全融为一体，思他们所思，想他们所想。当

我在那哨位上，看到一轮红日从远处升了起来，那最初的阳光铺洒在哨兵身上，铺洒到哨兵身后祖国的土地上……在那一刻，我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的自豪的呐喊，也在那一刻，发出了“我持枪向太阳致以军礼，请她也带上我的光、我的热……”这样真切的恳求。
我把“聚焦”的成果凝固下来，及时写出了《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首小诗经李瑛之手，编入《解放军文艺》上，不断被转载，还被收入到北京师范大学编印的初中语文课本里。作曲家把它谱成不同风格的歌曲，多位歌唱家演唱了这首歌。曾任“东方第一哨”哨长的孙远征1996年把它作为自己婚礼的进行曲。这首诗能够创作出来，就得益于我对边防日出专注观察和思考，这是对日常生活景象“聚焦”的产物。
让自己的心灵变成一架照相机，专注地观察——也就是“聚焦”身边沸腾的或是平凡的生活，日积月累，天长日久，必然会产生写诗的冲动，必将不断地写出自己满意的诗作来！

艺境

摆弄过相机的朋友都懂得“聚焦”，俗话叫对光圈儿，就是使光或电子束等聚于一点，让那一点特别清晰，特别鲜明，特别突出。
人们常说，“美”到处都存在着，难的是对“美”的发现。生活中蕴藏着诗，但它不会像在路边捡到一颗石子那样轻易得到。
诗是文学中的文学。真正的好诗是非常精粹的。要写出真正的好诗，就应该对生活中的人和事做专注的观察和琢磨。这种琢磨不是搞科研项目，而是聚焦生活，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发现生活中的美，发现生活中的哲理。
臧克家从一匹老马看到了旧中国农民身上深重的压迫和望不尽的苦难。艾青从一块鱼化石，不仅发现了“离开了运动，就没有生命”的哲理，而且引申到“活着就要斗争，在斗争中前进”的积极人生态度。
李瑛从一只马蹄铁引发灵感：“想

军姐夫幸福过「囧」年

■邢东

赵指导员可是单位里的“一块宝”：官兵中只有她一女干部，还是连队的主官，说她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一点也不为过。她的丈夫李胜和她是同学，两人结婚一年多了，可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今年过年，李胜专门请了几天假，赶到部队来探亲，和赵指导员一起在军营过年。
李胜不知道营区怎么走，出了车站，也没看到有人举着牌子来接他，正准备打电话询问时，就听见一名穿着军装的战士喊：“请问你是姐夫李胜吗？”
“我是李胜，但是好像不是你的姐夫吧？咱俩也不认识。”
“你是李胜就行了。我是赵指导员的同事，负责来接你。”
李胜这才放下心来，“你为什么叫我姐夫？”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部队里把男同志的家属叫嫂子，女同志的家属都叫姐夫。”
原来如此，看来自己年纪不大，“辈分”还挺高。可看到来接站的战士似乎年纪比自己还大，让人家“姐夫、姐夫”的叫，李胜心里还是有点怪怪的。他对战士说：“别叫姐夫了，叫我李胜就行！”
战士似乎有点不高兴：“姐夫，这可不兴，这是部队的‘规矩’，不能破的。哪怕你是二十出头，只要是咱军人的合法丈夫，那就是姐夫。是吧，姐夫！”说得李胜无话可说，也就默认了。不过说实在的，喊“姐夫”可比叫“大哥”之类的听起来亲切多了。
令李胜没想到的是，这只是他幸福“囧”年的开始。
车很快到了营区，不巧的是赵指导员有事不在。战士把李胜送到指导员的房间就离开了。李胜有些无聊，就开始在连队里转悠。可没想到，由于媳妇提前没和连队官兵说，他这个正牌家属，立刻被当成“坏人”引起了哨兵的注意。“怎么有个穿便装的男人在连队晃悠，还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家属房？”哨兵赶紧给值班员报告，值班员感觉情况有点突然，就给指导员联系。赵指导员一听，赶紧回来，推开门一看：“是你！”
“是我，你回来了！”看到指导员温柔的眼神，大家似乎一下子都明白了，赶忙退了出去。事后战士们很不好意思，李胜自嘲地说：“谁让我是男家属呢！来得有点早呀！”
过了几天，按照单位安排，要组织来队家属座谈，并发放过节礼品。李胜刚开始是不想去的，但是抵不住赵指导员的“威逼利诱”，只好答应。过去一看，几十名女性，几十位媳妇，只有他一名大老爷们坐在那里，好不尴尬。好不容易将活动进行完，组织发放礼品，结果打才发现，都是一些女性用品，让他瞬间涨红了脸。虽然负责这件事的干事向他道了歉，但是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去参加家属座谈会了。

毕竟是全团唯一的男家属，李胜走到哪儿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李胜知道媳妇带连队很辛苦，这次专门从家乡带来一些特产，准备给媳妇好好补补。他一来就负责起家属房的做饭和卫生。一天，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一位女同志，凭直觉李胜就知道，这也是一位军属。这位媳妇瞧着他开了门，说看到屋里有人做饭，想借点醋用用。媳妇一边借醋，一边问他是哪个岗位的：“你的领导真好，媳妇来了就可以天天不用上班，哪像我家那位，整天见不到人影。”李胜赶忙解释，他也是家属，不是军人。
除夕，单位领导要对来队家属进行慰问。于是所有家属来队的官兵都带着家属迎接。李胜这次又“囧”一回，别人都是男军人加女家属的配置，到他这里成了女军人加男家属。领导来了之后，看到李胜也是直笑：“小李呀，小赵可是我们单位的‘宝贝疙瘩’，你要是敢欺负她，小心我们这些人不答应呀！”李胜赶紧向领导和媳妇表决心，说得赵指导员报着嘴乐。
尽管这次来部队过年，“囧”事不断，但是李胜心里还是蛮幸福的。临走之前，单位领导专门来为他送行。领导问：“有什么意见没有？”李胜想了想：“下次给家属发慰问品，可别忘了还有我们男家属！”

军旅趣事

第一次单兵制炊

■马龙飞

作为一名新排长，刚下连队，我就赶上了全旅敌后机动演练。准备携行物资时，每人领到一袋大米、一套铁盒子和铁架子，我一头雾水地问班里的战士，才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单兵制炊用具。还没来得及“补课”，行军命令就下达了。
历经30公里跨昼夜行军，部队终于赶到大休息点。刚放下背囊，单兵制炊任务导调就开始了，这也是一项演练课目。作为一名“菜鸟”，我只能跟着大家一步一步模仿。
雨后的田野泥泞湿滑，大家先是四处搜刮可用的柴火，发现根枯树枝就像找到宝贝一样。准备就绪，我们开始在隐蔽的地方挥动小锹挖灶。由于缺乏经验，我挖出来的灶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总是跟炊具对不上号。
“考虑到火会把边缘土烧掉，灶挖的大小要比炊具支架宽两指，深度要在添完柴火后便于通风。你挖太大了，也可以调整成横着放炊具嘛。”在旁边班长的提醒下，我才恍然大悟。
终于进入蒸米饭环节，把米和水的比例按刻度线调好，这一步还算顺利，不过我还是粗心地把米淘洗干净。开始烧柴，我灶坑里的火苗怎么也旺不起来。看着旁边灶坑里升腾的水蒸气，我只能干着急。好在一旁的战士给我传授“煽风点火”的技术，用炊具袋子给柴火鼓风，并适时地加柴，火苗很快旺了起来。
米饭好不容易煮熟了，我兴奋地去取饭盒，结果手被烫得一下子缩了回来。肚子虽然早已饿得咕咕叫，但要先把灶坑掩埋，小心翼翼地消除制炊痕迹。经验丰富的老班长还在忙着做香气扑鼻的葱花炒鸡蛋，我这个“菜鸟”只能酸酸地拿出一包榨菜，准备开饭。
饭刚送到嘴里，密集的枪声骤然响起。“全连紧急疏散，各战斗小组寻找有利地形组织反击！”大家随即放下饭盒、筷子，持枪投入战斗。打退蓝军小股兵力袭扰后，饭都已经凉了，还夹杂着点泥土，但大家都是一通狼吞虎咽，吃得倍儿香。吃完饭，我们立刻向下一个目标点进发。
(阅祥整理)



春节期间，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二支队官兵，用丰富的文化活动欢度新春佳节。一场“滚动的幸福”比赛吸引了不少官兵参与，随着小球的起落，大伙儿的欢乐在水花中绽放。
杨飞摄

战位生日

■雷铁飞 谭冲

快乐军营

春节前的一天，驻守在腾格里沙漠腹地的武警宁夏总队中卫支队执勤二中队的官兵像往常一样走上哨位。特殊的是，这天还是战士董靖和庄孟辉的生日，战友们早已悄悄为他俩准备了一份惊喜。
重庆籍战士董靖，步枪手兼通讯员，怀着对军旅的热爱二次入伍，不仅军事素质过硬，还自学摄影技术，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会打仗的摄影师”。
当天下午，董靖和战友武装奔袭30公里至黄河“几”字湾处。在完成一系列课目训练后，他被战友们带到一处“神秘地带”。
一个用沙子堆成的大“蛋糕”，出现在黄河岸边。沙子蛋糕上写着“22，生日快乐”，没等董靖缓过神来，四班长吉小宝就献上大把用黄河边的沙蒿扎成的花束：“兄弟，22岁生日快乐！”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董靖高高抛起，黄河岸畔荡漾着欢笑声。在大伙儿齐声高唱生日歌后，进入“切蛋糕”环节。原来，这沙子蛋糕下还暗藏玄机——一个“大礼包”，礼包中是大伙儿要送给董靖的礼物。
班长吉小宝从礼包中取出第一件

礼物，是一本鲜红的荣誉证书，上面印着“执勤能手”四个大字。他对董靖说：“希望你再接再厉，再当标兵！”董靖使劲地点头。前来蹲点的支队政治工作处干事白帆送给董靖一本书……一连串“突如其来”的幸福，让董靖感动不已：“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生日！”
踏着金沙落日，官兵一路奔袭回到营区，肚子早已开始想念炊事员庄孟辉做的美味了。
庄孟辉身高一米九，典型的山东大汉形象。可他心细如发，是中队的“金牌大厨”和“红管家”。
临近春节，他就和司务长张海富商量，给大伙儿改善一下伙食，让战友们每人点一道自己喜欢吃的菜。战友们来自五湖四海，可谓众口难调。看到好几位来自南方的战友都点了西式牛排，张海富笑着直摇头，一块生牛排要80元，这在大山深处可

是“火烧岭上捡田螺——难寻”。牛排难寻，牛排骨有，而且一斤牛排骨才30元。精打细算后，庄孟辉给每名战士都定了一块牛排骨，再用他秘制的“西餐酱”往上一浇，让战友们在大山深处也品尝到了高档西餐厅的味道。
今天是庄孟辉的生日，大家当然忘不了这位“能顶半个指导员”的功臣。胡队长端着早已准备好的蛋糕来到厨房，给正在做饭的庄孟辉来了个措手不及。庄孟辉来不及抹掉手上的油腻，就被队长一把抓住手说：“兄弟，你辛苦了，生日快乐！”战友们为庄孟辉齐唱生日歌，并送上祝福……



围着沙子堆成的“蛋糕”，战友们为董靖齐唱生日歌。
雷铁飞摄

节日战备

■张博文

回想起我在部队过的第一个春节，至今印象深刻。
那年我刚被分配到警调排，大家都说我们排是全旅“最牛”的排，既是纠察又是“把守”大门。其实，警调排还有一项重要职责——应急分队，担负着维护营区日常安全的任务。
临近过年，我们这群“菜鸟”刚到排里就被编进了应急分队，参与训练。应急分队的工作讲究“快、准、狠”，必须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惕，确保营区安全。我是拦截组的组员，有任务时负责实施抓捕行动。
大年初一那天，连队组织聚餐、看电影，我们这群新兵经历了繁忙的新训，正想趁着春节假期，好好放松一下。谁知刚完名，大家正准备洗漱就寝，就听到对讲机里传来门岗的呼叫：“多名持刀歹徒袭击门岗，门岗请求应急分队支援！”
紧接着楼道里传来班长的喊声，催促我们快点穿衣服、领装具。我蹭地一下从床上蹦起来，穿衣、领装具、下楼、登上防爆车。
排长蔡志粤下令：“活捉歹徒！”
我们一群人坐在防爆车上，摸着黑不停地往身上穿戴装具，不时听到有人问：“谁那里多了防毒面具？”“你们看到我的水壶了吗？”虽然白天大家都练得很熟，但对新兵们来说这还是

第一次黑夜紧急出动。一上车我们就状况不断，再看看身边的老兵，全都装具齐全，训练有素。
“各小组注意，大家按照方案列队，狙击手就位，拦截组做好抓捕准备。”排长通过对讲机给各小组下达命令。我们屈身前进、交替掩护。我跟踉跄跄地跟在班长后面。
“一组，上前抓捕！”我跟班长迅速冲前，踢刀、踹膝、扭手腕，很快将“歹徒”解除武装并限制行动。
终于，袭击门岗的“歹徒”全部被擒获。回到集合点，蔡排长严肃地说：“看看你们今天的表现，我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就这样能指望你们守护营区安全吗？如果真有情况，你们能拉得出去，打得了胜仗吗？”
蔡排长的话让我们羞愧地低下了头。“是啊，一到过年，我们这群新兵压根没想到还会有突发任务。”
“为了让你们的第一个军营春节过得更有意义，我和几位班长安排了这次演练，让你们体验一下战备过节。作为军人，我们任何时刻都要提高警惕，因为战争不分节假日……”蔡排长说。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在军营过年，窗外寒风刺骨，我的内心却是火热的，我明白了自己肩上的责任……
(张劲、陈晓鹏整理)

